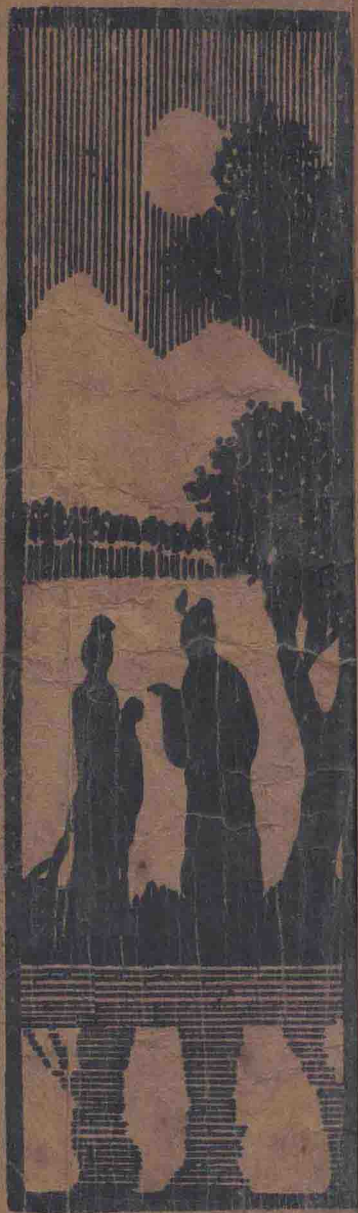


紅樓圓夢

名著長篇言情小說



版權  
所有

癸四月十年四廿

新式標點

紅樓圓夢

洋裝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標校出發  
點閱版行  
者者者者  
何何  
銘銘  
新文新  
上海文  
新文  
化化  
四四  
馬馬  
路路  
社社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彭公案	濟公案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隋唐全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逆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四册	洋裝六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二册	洋裝二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洋裝一册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上海  
日

新式紅樓夢

楔子

四面紅樓夢

一枕黃粱授異書

拋書冠蓋開如素，聞夢先生多又醒。夢到圓來揮不了，圓從夢裏總無分。  
正他婢學態多能，在此荒荒自自勤。勸醒三生歸結案，靈床製罷幾紛紛。  
這首詩乃太平年間有一個夢先生，他的弟子少年才疏了，因請請到一人年若壯壯，何苦勞其十  
兩旬，他就越意功名，不談經史，是人只說不談因自做此書。一夕忽夢到一處紅樓，而見一姓高的在講異  
說教話，書說離合，確當世世，自研聽之不能，因即繞這城四面去觀，夢多的不止一處，姓高的所說相去  
遠其便也。因行去，因步而行，進至一處小園，裏面獨自坐下，覺得納悶，正裏吟詩一首以解心頭之悶，  
忽見

夢者覺也，覺者夢也，有了圓夢，豈可沒有圓夢傳，我現有三十卷圓夢傳

吳康

珍世錄

徐恩

徐恩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如着侍儀筵

夫貴妻榮新任赴

無可奈何羅巾忿縈

憾傷事棄婢潑水

暗調笑派守芙蓉洞

默霸王稠桑遭疹報

評詩書鳳窠三集

被廣勳待妾含冤

怡紅院沈兒開宴

賈仙妃風藻承恩

孝女代蠶釋重愆

芙蓉仙

棒重施

分題酬唱

偷開米糝

報怨拿問趙全

九秩妃嬪尋壽禧

女淫男盜宿愆償

似曾相識團扇遮羞

發新令名姬選花

明糟場裸學桃花板

小學士醉竹荷殊恩

宜嫁妻鵲渡雙圓

剖心軍太君悔過

攏翠庵夢姊貽詩

史湘雲虎闌盼捷

仙妃行權判庶獄

#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他不必說來如此清淨有委便計了

一箇日我請別家

動這勞官物樣其細些掃了點甲已歸得着只我

兒真一連風看廟的王元是我親表姊之

隨喜知道了故起來的

見先到就

自余

陶

...

緣而來，結緣無去，他日重逢，金牛捕風，又書。

絳珠菲菲，

三生共依，

鮫人化淚，

五福之機。

小星三五，

讓月騰輝，

旌旂雙引，

西浙南畿。

海中甲子。

又有三小絨，

多注明日期，

臨時才發，

大家嘆息良久。

芳官道：「我一

不也搬了來呢？」

黛玉道：「我是再世的人，

早有出世之意，如此甚好！」

芳官道：「看

能的妙師父原說，

借與你，不如且在此住下，

再打發人去榮府送信。」

柳家的也說很是要知

且聽下回分解。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西域寶珠，奇福

南州賑粟，荷隆恩



話說黛玉五兒

下人回報到竹枝巷院印打聽了元通京到京中言信平大...

一日到了都中直投榮府只見大門外兩溜的玉元都熱氣短求收復人等了一回林之孝出來見了...

拉手問好因問他為甚來此王元都林黛玉還魂一節...

去了就來的來家一同去回一不多一劫見指了一乘綠呢轎子來后面跟六騎馬的數人到了...

進去隨有幾位司官也跟著下了車進了書坊坐下林之孝將公事完了方同王元上去...

一面道奇又問了王元一詞道一你且住將我商議起來再行定局一即引至房王元人已得了信這一...

作何辦法一賈政道一老太太嫌厭這兒外孫女婿然重慶斷無任他住在危難的必須接來但所...

太可教出來派定女人...

寶釵等均在房議論紛紛平兒道一林姑娘與紫鵲最好衣飾等物只他明白打發人去他是必妥去...

的因因姑娘感又沒人怎好一恰好紫鵲向惜春借了去紫鵲說了一回惜春道一紫鵲本林姑娘的人...

我沒有許他的理其餘諸人又說來必情極一寶鵲道一我想入道是你舊人本無甚不是不如叫他來...

再為商量一王夫人道一是一但再派一誠實人來...

大叫他使了個翰林姑娘的衣飾已當了之七八此則怕想來不菲呢一王夫人道一只好快緊要的...

去一隨命紫鵲薛二入去端理書桌平兒去告辭...

誰起行賈政因恐黛玉來時盤費不敷通融國公新...

恐得荷花藕子白圓了五百丈下湖一片汪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換船趕來到菴前一看安...

說說黛玉在菴內因妙師所留第一...

一粒寶中涵，月黑風濤仔細探；侍女牽羅太寒乞，從茲豪貴冠江南。

的三千餘粒，次如蠶豆白豆的，不計其數，共有十萬八千粒，分別收起。恰好五兒姨媽楊家的來，說：「他男人楊樸的洋行裏，有幾個碧眼洋人，因望氣知菴內有寶，將來求看。」黛玉知道有些來歷，就將異樣頂大的付他看。大驚嘆絕道：「寶應湖中，本有五寶，今菴主已得其三，無可希冀。只內如葫蘆上半截的這珠，乃國龍華塔佛頂上鎮塔的念珠，后被毒龍擄去，遍尋不得，今亦在此，如肯賣時，情愿重價。」柳嫂子進去，見明黛玉。黛玉暗想：留此無益，便叫他將這裏寶珠，一一指出，那珠就送與他，不必論價。那人大喜，便道：「那乃護身却病之寶，那黃色的是蛇珠，能定風辟火；那黑色的是蛛珠，能破霧辟兵；其餘怎樣的是夜光，怎樣的是招涼，怎樣的是珠母，一一說明。」又道：「極細的叫珠塵，若燒令存性，叫元霜丸，可染鬚髮，并分速長。」因道：「我本想在此做些事業，故開此洋行，并在甘泉山小倉內，囤米十萬石，以俟時來。今物已有主，又承送我佛頭珠，我立刻回國，另圖事業，愿仿扶餘王遇張一妹故事，將洋貨店本二十萬，及米十萬石，送與菴主，以結后緣。」黛玉初不肯受，當不得那人，晚上將鎖匙帳簿，分別封固送來，自己已飄然去了。黛玉只得命柳嫂子及芳官和楊樸前去，逐一點收暫管。那知到了五月三十風雨大作，黛玉想着械中的話，傍晚將所藏蛇珠，掛於大門。到了三更時分，只聽得風濤聲，呼號聲不絕，不敢開門。直至初一日下午，水也漸落，天也晴了，楊樸敲門來說：「昨夜外面，人已衝去無存，只有菴后幾家，仗菴擋住，得以無恙。」大家詫異，隔了數日，忽有人叩門。芳官只道是王元回來，開門看時，却是本保國正，因本縣要下鄉勸災，來借公館。芳官不依，係正道：「明日同了公差，硬來鋪設，看你依不依。」芳官問了黛玉，王元道：「青晨下。」

恰是紫鵲一千人忙開了門，進來。鴿姊姊進去，雪姊姊早有別的主子，不必進去。『鴿姊姊這道：』這是一通界，中這王各饒行友，還不知我先進去自然替你再回。』便隨五兒進去見了，要行禮。黛玉下階，如此外面見着，黛玉是再世姊妹，此後別叫姑娘。』紫鵲只得答應，又替雪雁回了。黛玉沈沈半面道：『如此外面見着，』黛玉出來，雪雁忙趕上來。黛玉道：『雪姑娘是客，快請客位裏坐。』雪雁聽了，忙跪下道：『奴才與紫鵲一樣，是姑娘舊人，姑娘還要一視同仁，何苦糟塌奴才。』黛玉道：『紫鵲那裏比得，你你並我去，已歸上別處去了。』雪雁知話中有眼，忙碰頭道：『奴才知罪了，這都是鳳二奶奶的計，姑娘可憐奴才，才上了當。』黛玉道：『來得好！地方正在此放肆，爲借公館，要拉芳官到官呢。』李貴道：『本來老爺有書給制台甄大人，託他照應。甄大人現在在災在揚州，明日帶了書去告訴，看他還敢放肆麼。』黛玉道：『也好！你們就去辦，省得又費唇舌。』隨同紫鵲等進去說話去了。王元便讓李貴去吃飯，飯後卽向甄大人處投書。次早王元到庵，只見保正同了幾箇公差，在殿上吵着。王元上前相見道：『這是林府的家庵，休得混鬧。』保正道：『什麼家菴，不該要你來管就管你去。』那幾個做好做歹，正要詐錢，忽見門外又來一船，走上一個來道：『王老二怎麼不來？』王元道：『他們要拿我呢。』後面一官軍，拏起馬鞭，向保正就打。保正正待發作，又一個喊道：『還不給二大爺納請罪，這是大人親戚，昨夜去投了書，大人大人迎來，不有幾平要參，求了個情，才差這位副爺來看你。』黛玉道：『衆公人看時，却是本縣兵房，太家催了方面王元，求王元道：『誰叫你太很！這回兒知道了。』人命也來了，私話外。』黛玉道：『得饒人處且饒人。』衆方散去。李貴又回：『昨制台門上說奉旨來勘災的，就是

山東境上，遇着賈政，投了書。賈政命先回菴，俟到揚州后，再親自來看。黛玉得信后，在菴中等候。不一日，報賈政到菴。黛玉連忙接進，行禮已畢，在中堂坐下，便親送了茶，方才侍立。賈政道：「王元來說姑娘回過來了，我同你舅母，都驚喜得了不得，就打發人來接你，怎麼說不來，就外道了。」黛玉站起來道：「甥女少時在府，蒙老太太老爺太太，待如親生，感激不盡。後來不善調攝，以致夭折，又蒙棺殮送回，實在恩無可報。但今回生過來，世情已淡，且思前事，如在夢中，決計在庵度修，不再受紅塵煩惱了。」賈政見黛玉說修行，心內甚不舒服，便道：「姑太太只留你一脈九泉之下，也望你如中郎王粲故事，這樣如何使得。我連日公事冗忙，稍閒總要接你去的。」黛玉不好再回，便丟開說道：「舅舅甚事煩惱？」賈政道：「現在飢民百萬，天天吵賑，無如揚州倉穀早空，紳商寫捐，又緩不濟事。且外商米船不到，真正沒法。」說罷，搓手。黛玉道：「如此，甥女還有幾石米，舅舅且用着如何？」賈政道：「姑娘究竟不知世務，現在雲賑，共有十廠，每廠一日要四五十石，你就有幾石，中甚麼用？」黛玉道：「甥女所得約有十萬石，舅舅且用着，再招商便了。」賈政聽罷，立起道：「這話真麼？」黛玉道：「甥女焉敢說謊。」賈政大喜道：「既如此，就叫林之孝傳諭辦理。」自己也在庵中吃了飯，回公館，遂命文武官員，分廠賑濟。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賢郡主驚誥膺封

癡郎君虹隄奏績

却說賈政回揚之后，將此事告知甄公。甄公道：「令甥愛此舉，上可寬聖

小須當奏聞獎勵才是。」賈公道：「奏知亦可，但是舍甥女我不便列名。」

大人倒小氣了。」賈公只得言便元奏。不一日摺子批回道：「鹽運使林如海之女黛玉，孤寡庵居，清貞自守，乃能於斗米萬金之時，善繼父志，捐米助賑，至十萬石之多，實堪嘉尚。黛玉着恩封淑惠郡主，賞與北郡王妃爲女。卽着北郡王選擇佳偶，奏聞賜婚。欽此。」甄公道：「我欲自去宣旨。」賈政道：「我當奉陪。」次日起身到庵，只見芳官等已先在侍候。甄公便請郡主接旨。黛玉出來，仍是道裝。賈政只道謝了恩，再換命服。那裏知道宣旨已畢，黛玉不慌不忙奏道：「一介女流，蒙皇上格外洪恩，天高地厚，粉身難報。但孤露餘生，不願受封，尚有陳情表章。」道求大人轉奏。」這表黛玉於昨晚得信后，已先預備。甄公忙將副本啓看，不特情詞排側，就是這筆簪花書法，已堪欽敬。看完了道：「自當代奏，但恐聖上未必肯依。」賈政也沒法，遂同吃了兩道茶，仍回公館。却好甄寶玉因省親到揚，過來請安。賈政出見，本係寶玉同年，又見他儀容舉止，恰似寶玉，不免動了個見鞍思馬之意。雖勉強支持，遂客去了。以後，嘆了幾口氣，悶悶不樂。晚飯后，恰好包勇來告假，跟甄公子去金陵家中看看。賈政道：「他明日就去麼？」包勇道：「明兒一早就走，不過三五天就開就來，奴才仍舊同來。」賈政點頭應允，隨即上床，想「寶玉癡病，據他母親說，實因黛玉而起。莫不是逃走出家也。」因黛玉「又想起」黛玉之母，從少與我最友愛的，不幸身亡，單留此女，我原該立定主意，定爲媳婦，如何出門時，草草聘定了寶釵。這總是太太姊妹情深，姑嫂念薄，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來，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推老太太作主，叫我不敢不依。其實黛玉爲人又穩重，又伶俐，開首來府中，人人稱讚。老太太也珍愛他，同寶玉一般。后來呢，總爲璉兒媳婦，在老太太面前說長說短，又在太太面前說說，他也是暗裏放刀，形容他的失利。后來太太也一路說去，老太太也不大疼他。我在中間豈不知道好？好的受兩府，被璉兒媳婦弄得家破人亡，人命也來了，私通外官也來了，直到而今，還落下個利劍小民的名號。畢竟是他妒忌黛玉，只恐做了寶

玉媳婦，便奪他帳房一席，故此暗施毒計，將黛玉氣死。便又迎合太太，娶這寶釵過來，忠忠厚厚，不管閒事。我且開得花燭時，寶釵還借了黛玉的名，哄寶玉，才做得親，豈不可笑！就是寶釵委曲相就，也甚可恥。昨日看黛玉奏內，如「兩小無猜，桃偏短命；三生有恨，蘭自孤芳。」以及「遠鍾建負我之嫌，甘右軍誓墓之舉……」等語，已隱約在裏頭。萬一聖上查究起來，自家貴妃喪中娶妻，比鍾兒娶尤二了頭作妾，其罪更大，豈不可怕！若得寶玉回來，我索性奏明，仍將黛玉娶來也罷了，偏又沒找處。一番來覆去，一夜沒睡着。到了五鼓，朦朧睡去，只見賈母走來道：「這事是我的錯，但他二人團圓近了，府裏也就重興，你莫着急。」賈政醒來，已是紅日滿窗，去拜甄少爺時，已早走了。却說甄寶玉同包勇，到了南京，住了兩日，仍即趕回，路過棲霞，忽聽得有人在林子裏念詩，不勝詫異，及細尋時，却是一鸚哥，在樹上念黛玉的葬花詩。甄寶玉要捉他時，又飛過河去了。趕到渡口，明寫着迷津渡，因即渡了過去。那鳥又在前面念詩，趕去又走，轉過幾灣，有一小茅庵，那鳥飛進去道：「寶二爺，寶二爺來了。」甄寶玉也進去看時，一人與己無二，發起怔來道：「你可是寶二爺？」那人道：「你可是寶二爺？」甄公子道：「你是假的。」那人道：「你是真的。」因起來扯手道：「寒舍一別，悠悠數年，因弟棄家外出，久未領教。」甄寶玉方知是賈寶玉，便道：「那年幸列同榜，即造府拜候，僅見令任同年，知兄已迷失，不想在這裏遇着。現在年伯因隄土緊急，家父同在揚州，兄即該去定省才是。」賈寶玉道：「弟此行原爲家父隄土而來，但家父庭訓，兄所稔知，要年伯爲之先容才好。」甄寶玉欣然應允，一面令包勇通知，一面並馬入城，同到制台署中。甄寶玉替賈寶玉回明緣故，甄公也是欣然，先打道去拜賈政，隨後兩位寶二爺，一同到公館。賈政即命傳入賈寶玉，同甄公坐在上面，忙即跪下。甄寶玉也欲陪跪，賈政忙用手扯住，一面喝道：「寶玉，你這死不了的。」甄公也見我麼？」寶玉忙碰頭。賈政究竟心痛，隨轉口道：「今既甄年伯說情，」

習且聽你可將你

元景，一一稟來。寶玉忙打千兒道：「兒子出場迷失，就跟了師父在廬山竹

隱寺打坐。前日師父忽

「你俗緣到了，你父親的大功，也要你去，方可完竟。」因給兒子一瓶泥，叫做

息壤，就命兒子到這葫蘆庵

看道：「有一同你一樣的就來了。」坐不半日，果然甄年兄來了。」甄公道：「

可見事有前定，如今難得大人骨肉重逢，大功即竣，豈不大喜？」賈政道：「這是小子們謊話，大人也信他呢。

「寶玉打千道：「師父吩咐，明日未時，早則未可施工，叫兒子仍舊僧裝，將泥布酒，便有效驗。」賈政道：「一

派謊言，明日不准再問你！」到了次日，等至未時，寶玉帶了毗盧帽，披上袈裟，一雙白足，在頂溜處洒泥，念大

悲咒。只是那水，始而勢甚汪洋，到了第二遍，水勢漸殺，直至第三遍，便露出泥來，可以施工，因即趕緊下埽。不

一時，口子就合攏了，兩岸堤上人，千人萬多，跪下叩頭道：「這是聖上洪福，才有這樣活神仙下界。」甄公一

面請寶玉易服，一面和賈政道喜，商量奏稿。賈政道：「小子微倖成功，萬不可歸功於他。」甄公那裏肯依，竟

六百里飛遞奏聞了。這裏賈政便同寶玉，仍回公館，心裏兀自喜歡，想起黛玉來，是寶玉心上人，況此刻彼此

多算是有功之臣，儘可辦前晚所想之事。便道：「你的林妹妹又回過來了，你該去走遭。」寶玉答應，次早一

騎到庵，先是李貴、王元等迎着請安，隨請內見了芳官道：「那日太太打發你去了，我心如刀割，不想如今又

得見面，憑你怎麼，不放你去了。」紫鵲五兒也即出來請安。寶玉道：「好好，我們如今可以長在一處了。」紫

鵲道：「有句話，你莫傷，郡主說：「今日不能見你。」有對一副珠一粒，你對上將珠拿去。」寶玉接過看時，那

珠是淺綠色的，上對寫着「空不異色，色不異空。」便問：「這珠那裏來的？」紫鵲道：「這是郡主回生時，口

中吐出來的。」寶玉心下領悟，拿起筆來寫道：「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寫畢，就將自己這塊玉，開在上面，將

珠及對上聯收起道：「不必見了，煩你送了進去。」原來黛玉心中本有寶玉，因現在抗表辭婚，不便

先見，故以此試他。那如寶玉靜坐了幾年，心下明白，不似前番沾滯，所以竟以珠易玉，又似參禪，又似送聘。那時五兒忙接過來送進去，寶玉也不等回復，回去了。不一日，黛玉辭封摺子批回，不准辭封，只准修墓，事畢，然後緩程進京。一日，寶玉摺子也批回了道：「賈政父子有功於國，賈政升授兵部尚書，所遺之缺，即着寶玉補授，加封子爵。」又下旨與甄公道：「前次林黛玉辭封表內，似有不得志光景，經朕看出，細詢北郡王、營將原委，委明也深為抱屈。因寶玉沒尋處，難於位置，今既來揚，又他二人一奠民居，一濟民食，俱建不世大功，持降此諭，命甄公即刻料理，先為完婚，俟秋涼，雙雙回京，以償夙願。并令欽天監擇了八月十六日婚期，賞了金蓮燭一對，命服兩襲，又加賞黛玉太監八名，宮女八名，金如意一枝，玉劍一具，隨後即發。」甄公不敢怠慢，即至公館，邀賈政同去。那知黛玉雖心有寶玉，但他已悟道，全不在世俗恩愛面上。前日見寶玉之對，歎為知己。如今忽有此舉，轉覺多事，所以只推有病，不能出見。甄公便問賈政，賈政也沒理會，便問寶玉。寶玉道：「有緣無緣，總是前緣，大人不用急。」賈政愈覺詫異，因想紫鵲與黛玉最好，復打轎到庵，屏去從人，與紫鵲細細講明，託他在黛玉前設法圓全，并向紫鵲打了一恭。嚇得紫鵲連忙避開，然後回道：「奴才們敢不盡心，但終不便上高盤，甄少奶奶李三姑娘，與郡主舊好，又是表姊妹，現在南京，何不請他來，便好入內了。」賈政大喜，便與甄公商量。不三日，便接了李綺來庵。初到這日，彼此敘舊，却未提起。次日，李綺又到臥房坐着，紫鵲問道：「妙師第二封東帖題的今日，在那裏開看？」黛玉道：「仙師東帖，必須拜讀，待我掙起來。」紫鵲與李綺去了眼色。李綺差人趕去通知，這事。

雙雙跨鳳了

大貴妻榮四十年

明月二分照樛木

紅花碧柳更啼鵲

忽報甄公要見，黛玉只得出來。甄公將廷寄的話，說了一遍。黛玉諒難推辭，便



增租燒你，可將恩高厚，遵旨便了。尙有不盡之處，此等少奶奶轉送。」甄公大喜而去。李綺便問尙有何事？  
黛玉道：「將來辦理，須要就在祠堂，庶算父母之命。」芳官等三人俱生死姊妹，必要同在一處。」李綺道：「這却不難！但芳官這一頭青絲怎樣呢？」那主道：「這也不難，我這裏有元霜丸，塗上一晚，便可長出，但恐芳妹不肯。」李綺道：「除非如此如此。」黛玉點頭道：「妙當日午飯，正席李綺，黛玉對面，芳紫三人打橫坐下，吃酒中間，行起打五更令來，把芳官灌得大醉，又微醉在怡紅院裏，不知人事。大家扶他睡下，將丹藥化開塗上，及至芳官醒來，頭上奇痒，用手搔時，却又癢手忙起來，將鏡照時，如如來螺髻一般，用水洗開，已有二尺餘長。芳官發狠，仍舊要剪，黛玉忙將剪子吞下，勸一番，才得安靜。紫鵲忙將餘下的元霜丸，託李綺即送去與寶玉，一樣塗上。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諧鳳卜珠環賜香

懲鳩占金玦傷離

話說李綺將黛玉所囑之語，去告訴甄公。甄公與賈政商量道：「紫鵲三人之事，具見賢慧，惟有嘆服！只祠堂迎親一事，究嫌路僻，房窄，不若將揚州天字第一號公館內三廳，改爲林公祠堂，安置林公夫婦木主，樓上爲御書樓，貯放賜物，庶乎兩便。」李綺又到庵來，大家接見着說話。忽見外面有一女尼，要尋芳官，命他進來。看時，却是慈官，便問緣故。慈官道：「藕官四月裏，忽夢藥官哭著，還他同回南去，醒來告訴我，我說他見你回南，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知次日便有些發病，日甚一日，到七日，向我道：『和你假夫妻，數年不忍相舍。但今日藥官必要同回，又却不得。我去之後，你病漸重，我來去，便可以買易假，共了前緣。』我哭着允了。我今攜他二人骨殖回來，順便看你。芳官未及回，